

民间仪轨

古代祠堂的“现代意识”

丁邦昕

古代安庆地区的祠堂，建筑设计除了体现其祭祀主体功能外，还体现文化意识，附加了一些文化功能。安庆地区作为黄梅戏的主要发祥地，老百姓都有赏戏的习惯，而祠堂正是族人观看戏剧演出的好去处。因此，多数家族的祠堂都建有戏楼。家族在举行大型祭祖活动之后，往往都会在祠堂安排戏剧演出，十里八乡的族人，也包括一些其他姓氏的民众前来观看，场面很是热闹、愉悦。祠堂的管理者也多多少少有以此吸引族人进入祠堂的意图。

对祠堂的环境保护，古人也十分重视。多数家族在《祠堂条例》中对在祠堂里植树有一番详细规定：“宜培树植，以为荫护。诗咏宫室之落成，拟诸竹苞松茂。人羨子孙之荣盛，称为桂馥兰馨。故槐植于庭，王祐取为公。可知草木虽微，每睹祯祥有验”。（安庆义门堂《丁氏族谱》，下同）不同的树木往往被人们赋予种种美好寓意。因此，祠堂及其周边栽种树木的品种也就很有讲究了。“今议祠门之内，一柏一松，永垂不朽之荫。祠门以外，维杏维桂，预呈长发之祥。”树木品种千千万，为什么偏偏在祠堂门外栽种杏树和桂树呢？原来，“杏”与“兴”、“桂”与“贵”同音，栽杏树与桂树寓意能给家族带来兴旺和富贵，这不正是祖宗之愿、子孙之福吗？

作为家族事务管理机构，祠堂除了具有组织祭祀、推动兴学、家族司法等功能之外，还具有救助、抚恤、修谱等其它一些公益功能。在救助、抚恤方面，朝廷有什么钱财和物资恩赐，惯常平均分发给族人，或者用它购置义田、义宅，作家族扩大再生产投资。对于家族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先以家族集体储备资金予以补助。等到他考取了功名、出仕做官，有了俸禄收入之后，则必须用节余的收入资助家族，向祠堂捐资，用于购置义田。凡是家族子弟没钱娶妻、出嫁，从事种地等实业缺少本钱，无力支付读书学费，以及疾病无钱治疗、死丧无钱安葬等等，家族都以族产收入的积累救济、资助，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当然，救济制度是为了扶贫济困、救死扶伤，而不能养懒人，更不能养坏人、姑息养奸。

国有君，族有长。祠堂是全族人的祠堂，因此，祠长当然要有一定的代表性，在祠长的推举上体现民主管理意识，坚持任人为贤，各股、房推举德高望重的族人主持祠堂事务，不必拘泥于房系和大小宗。多数家族坚持：“家统于尊，祠统于长。祠立，则祠长宜立。每股各议择一才高有德者主之，不必以派尊相拘”。在古代，类似于皇族选定太子等接班人，以嫡长为尊。在百姓家族内部，一般也以大宗（长房）为尊。家族事务管理主要由大宗来主持，各种重要的祭祀礼仪场合，大宗裔孙也要被安排在最为尊贵的位置就位。然而，某些作为并非大宗的股、支、房后来居上，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组织管理家族事务的能力，都使得他们承担起了管理家族事务的重任。因此，在推举祠长这类事情上，诸如编修家谱的总领、总阅，修建祠堂的总领，家塾会课的主考等，也逐渐地形成了能者上任、能者多劳的传统。

祠堂经费管理也是一个重要问题，需要一套可以持续运作的机制，体现节约意识。因此，家族从保持收支平衡、增加族产收入、账目管理、举报与查办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对于祭祀的贡品，采取“光盘行动”。礼拜结束后，族众会餐和分领祭肉。祭祖供品撤下来后，子孙分吃，叫“餽餽余”。有时参加祭祀的族人多了，祠堂无法容纳那么多人会餐，自己家离祠堂不远的族人就领取分得的供品回家吃饭，把会餐的机会让给远道的族人。这种领供品叫“颁胙肉”，基本按照参加人数平均分配，但也要照顾老人，年龄大些的可以多领一点。当然，食餽余时也要肃静有礼，不能大声喧哗、划拳猜令。不过，与前面有着严格程序套路的严肃仪式相比，后面的相互礼拜、会餐等族人聚会活动，要显得轻松、温馨。

逝者追忆

灿烂的姑姑

吴橘

得知我的姑姑肖明英病情加重，众多亲人都赶来探望。姑姑似特意为减少彼此心中遗憾一般，只待想见她的人们一一前往和她作了最后的会面，她方离去。然而，无论于姑姑，还是爱着她的我们，遗憾又哪能因此减少半分？我最后一次见到姑姑时，她虽已非常虚弱，思维仍清晰如常，一如既往地夸我，只字不提自身病痛，但未能多言一会，她又疲倦睡去。

姑姑生前何其热爱生活！她心怀蓬勃的爱，爱她的亲友们，爱她的事业，爱她在行走中使她不禁频频停步去拍摄的花草云空，爱让她看上去更美更添气质的旗袍裙装。人世有那么多她爱着的美好事物，又有着众亲友对她包含着敬佩、依赖的爱。

姑姑出身农村家庭，凭一己之力奋进、努力，于同辈中第一个完成学业，定居省城。她有八位弟弟（含表弟），揽下襄助职责，对所有侄儿侄女也殷殷爱护，尽心尽力不以为赘。我和姑姑相见频繁，是我在合肥读书工作的那些年间。刚上大学时，我常去她家，周五下午放学后就过去，待吃住两天三夜直到周一早上才回校，离开时还总会带上姑姑买的一些零食。现在想来，那几乎算得上一种打扰。当然，姑姑并不介意。她对所有去往合肥读书的侄儿侄女，甚至并无血亲关系的晚辈，都同般呵护。我的两位表妹曾在姑姑任职的高校读书，她们都告诉过我，姑姑常常买上一兜面包直接送往她们的宿舍，令其室友羡慕不已。我哥哥结婚时，姑姑带来赴宴的一个女孩我似曾见过，想了很久才想起那是我曾祖母同村的小姑娘，她考取姑姑所在的学校，姑姑便予以百般照顾。姑姑这种不分亲疏，不囿于小家小爱去付出的人，我至今鲜见。她工作繁忙，但为我们的事，从不觉麻烦。大学毕业前，我

和姑姑随意提起想去某高校应聘教师一职，她便主动陪我前往。后我留职实习单位，姑姑也抽空去我那儿探看，为我找到工作开心……这些都是琐事、平淡事，可是想想，我们中太多人是不是都在尽量减少人际交葛，以避可能给自己带来烦扰呢？而像我姑姑这样，一味付出，从不求回报的怕是少之又少吧？

姑姑离开后，去灵堂吊唁的人众多，这其中，谁不曾承过她的情呢，亲情、同事情、同乡情、同学情、师生情……那日，无意听到她的老同学聊道，他们每次聚会都是姑姑积极组织起来的。他们的言谈中的姑姑正是我们熟悉的姑姑。很多年来，在合肥的亲人们常聚一处吃饭或外出旅行，便也都是姑姑提议召集。就在身体不适的前两个月，她还组织了家庭自驾游，我的父母亲也一同前往，游玩了合肥周边多个景区。母亲这几天常将她手机里存的那些同游影像翻出来给我看，每张照片中的姑姑都有着因心之明净而迸发出的明朗笑容，这更让我们唏嘘叹息，这样的她怎么会真的离开了呢？

姑姑和我说过太多次我儿时一件趣事：有一年我们回老家过年，呆了几日后，她要提前离开去省城上班，我就央求她别走。她说她得去上班挣钱，我孩子气地说让她留下来打麻将赢钱，就不必上班了。想想这种幼稚的挽留，虽为可笑，却含着无力的不舍，或许每一种离别都有着这般无力的挽留吧。而在她忽焉长别前，每一份对她的爱都是人世对她的种种挽留，然而终究敌不过疾病的凶险。我们唯有漫漫地思念她。

若再因追念她一辈子怀有的那种灿烂情怀，我们热烈地去爱身边的人们，尽可能地去帮助有所需的人们，对于天堂中的她，一定是更大的欣慰。

生活杂记

夺冠记

程少钧

七月六日下午两点四十分，我们登上大巴，出东部新城，又在沿江堤坝上行驶了一段路，于三点半到达演出地——长风乡将军村。眼前是高耸壮阔而又看不到尽头的长江大堤，远处稻浪翻滚，一派丰收的景象。

将军村办公楼东南面是新建不久的露天大舞台。为了适应新环境，我们冒着炎炎烈日，排着既定的队列，几上几下，以求上下台时迅捷有序。又借着音乐的伴奏声，将《走向复兴》合唱数遍。几番演练下来，个个满脸通红、汗如雨下。

楼外有一湾荷塘。我漫步半圈，注目细看，一时兴起，口占七绝：“村口池塘碧水丰，小荷尖角立其中。鲤鱼追逐涟漪起，曼舞蜻蜓展翅雄。”转身回望，不少男女歌友们正站在塘边拍照，记录这不同寻常的乡村演出。

晚上八点整，露天剧场灯火通明，高悬的大喇叭以巨大的音量播放着耳熟能详的红歌。各村组建或招聘的共12支合唱队相继登台，一首首赞颂建党百年的歌曲，在长江堤旁炫亮的露天舞台上响起，台下是黑压压的一大片饶有兴趣的观众……

终于轮到代表高松村出场的安庆市夕阳红声乐队亮相了！我们以整齐有序的步伐和新颖别致的队形

登上露天大舞台。46名队员手持鲜红的党旗齐声高呼：“高松高松——展雄风！高松高松——向前冲！”高亢激越的巨大呼号声，穿过舞台上空，响彻辽阔的夜空。满头银发、儒雅俊朗的著名歌唱家兼指挥家肖炳炎先生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到舞台中央。他将指挥棒轻轻一点，悠扬激昂的前奏曲骤然响起，旋即我们以喜悦豪迈的心情唱出《走向复兴》的起始句：“我们迎着初升的太阳，走在崭新的道路上……我们要把亲爱的祖国变得更加美丽富强……”

随着乐曲的逐步展开，肖先生的手势和表情，忽而舒缓、深情，似春风化雨，满园花开；忽而快速、刚强，似战鼓雷鸣，高潮迭起……特别是唱到第二段时，男声部音质厚实明亮而又铿锵有力，女声部音色柔美华丽而又充满激情，可谓刚柔相济，相得益彰。当唱到结束句“走向复兴，走向复兴，走向复兴，创造辉煌”时，在肖先生亢奋的面部表情和强有力的手势驱动下，全体团员一起发出了最强烈而又真挚的心声。巨大的声浪穿过原野，在浩瀚的夜空久久回荡。在全场观众雷鸣般的掌声中，我们频频谢幕，以示敬意。

比赛结束，高松村代表队荣获第一名。我们簇拥一起，合影留念，记录下这难忘的一幕。

